

## 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

汪 超

**内容摘要:**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五卷本《欧苏手简》,为景泰元年(1450)朝鲜刊本,是该书较早的刊本。该本曾经德川家康收藏,前四卷与黄裳藏明初刊本、朝鲜甫州洪武本、和刻正保本同源;其卷五杂录唐宋文人尺牍、小品43篇,其中有15篇未见于孔凡礼《苏轼文集》以及《全宋文》所收苏文。诸文中并有苏轼佚诗一首。这些文章来源虽无从判定,但所见题为苏轼佚文的作品,其内容和语言均与苏轼行迹和语用习惯较为吻合;该卷收录的文章多有所本,且与通行本有不少差别,其为苏轼佚文的可能性极高。该本既存有佚文,又较和刻本更接近欧苏尺牍原貌,且所存异文可资校勘,更提供了明代中前期朝鲜半岛中下层文人的文化观念、经典作家接受、汉文学习等情况的实例。因此,该书不但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也有助于促进对东亚汉籍环流过程中刊本时代的文献流行,及其背后的文学与文化信息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欧苏手简》 朝鲜刊本 日本国会图书馆 苏轼 作品辑佚

金程宇先生主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收入两种四卷本《欧苏手简》,分别由内阁文库和立命馆大学芳村弘道教授度藏。夏汉宁先生《〈欧苏手简〉校勘》(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之底本、参校本所用数种日本、朝鲜刻本,亦以四卷本为主,未提及该书还有其他版本。在此之前,学界也多以为《欧苏手简》只有四卷本,如云:“《欧苏手简》四卷,国内(包括台湾)久已失传,今存两个版本,皆由邻邦重刻,即日本天明本、朝鲜宣祖朝本。”<sup>①</sup>又或云:“《欧苏手简》四卷,包括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尺牍各二卷,书首有金元之交的文人杜仁杰所作的序。此书国内不传,而在韩国、日本则有刊本多种。”<sup>②</sup>事实上,《欧苏手简》远不止两个版本,国内亦有明刊本流传。黄裳先生提及该

①祝尚书:《〈欧苏手简〉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第37页。

②朱刚:《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9页。

书,称:“书凡四卷,明初刻,十行,二十二字。大黑口,四周双边。前有真止轩老人杜仁杰序。”他以为该书为“元人手辑刊行,而明初翻刻者。疑书尾当有刊书跋语,已为书估抽去,以充元板。刻法朴茂,信是初明开板”,“《欧苏手简》之刻当在成化前也”<sup>①</sup>。

笔者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偶见该馆所藏景泰元年(1450)朝鲜刊本《欧苏手简》五卷。该本虽不及来燕榭所藏刊刻精良,又晚于朝鲜甫州刊本,然亦是成化之前梓行,早于朝鲜宣祖朝本及所知各和刻本。且于其卷五得题名苏轼尺牍、小品15篇,《全宋文》未载;题名苏轼七绝诗1首,《全宋诗》亦未载。今略述如下。

### 一、五卷本的版本特征与著录流传

该本凡五卷,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双鱼尾,四周单边,有界。版心上署卷名“欧一”、“欧二”、“苏简一”、“苏二”、“苏三”,下镌叶数。该书卷四阙最末一叶,同卷装订次序也有误,是使用时候应该注意的。卷五别录苏轼、林逋、颜真卿等尺牍、小品。卷五后又单独收录韩愈书简两篇。卷首有杜仁杰序,卷末附信柬活套以及朝鲜清州教授杨洵跋文。自韩愈书简起,版心仅刻叶数,不题书名。杨洵跋文不长,录于此:

尺牍,末艺也,若无益于圣教。然古之人拳拳致意于此者,以其羽翼于人伦世道故尔。夫朋友亲戚,人伦之所重,其或远处而不以朝夕相亲,则恋慕之情、庆吊之意,苟非尺牍,无以见其性情之正也。古人所谓千里面目,岂虚言哉?其所以通彼此、叙情怀,无如欧苏二老手简。然旧本剜缺,学者病焉。今监司相国命儒生缮写,令游手侵梓,以图永传,其用意之美,不可不叙也。景泰庚午闰正有日,承训郎清州教授官杨洵谨跋。

跋文为景泰庚午闰正月作,是书亦当刊于本年,即景泰元年。杨洵跋后,又有刻手、监修诸人官衔、姓名,如次:

刻手性 义

都邑户长李 沚

贡生田 洵

成均馆幼学赵 希宝

监书成均生员吴季昌

奉训郎牧判官田桐生

奉训郎都事金保之

嘉善大夫都观察黜陟使兼判清州牧事权克和

此执事诸人姓名次序,尊者居左、卑者次右,不同于别国刊本。由此可知该本为清州所刊。李仁荣曾藏一朝鲜宣祖朝(1567-1608)刊本,亦即祝尚书先生

<sup>①</sup>黄裳:《来燕榭书跋辑存(六)》,《收藏家》2006年第10期,第54-56页。

《〈欧苏手简〉考》中提及者。成书于1944年的李仁荣《清芬室书目》著录如下：

《欧苏手简》四卷一册。无序跋。卷一首题“与梅圣俞”、“东坡先生”。卷三首题“与司马温公”、“东坡先生”。宣祖朝刊。木板。四周单边，有界。十行，二十字。匡郭长二〇·〇糁乃至二一·〇糁，广一五·五糁。黑口。尾有“万历十六年戊子二月买得”墨书。按：隆庆乙亥字本《考事撮要》清州、洪州、谷山、醴泉等处藏此册板。<sup>①</sup>

看来李仁荣虽知有清州、洪州、谷山、醴泉诸本，实亦未见过原书。“卷一首题‘与梅圣俞’、‘东坡先生’”云云，当为笔误。今检《考事撮要·册板目录》，该书附于《八道程途》下，道郡地名下所列册板，均只有书名，而无详细卷数、刊刻年月等信息。忠清道清州下列举《古文精粹》、《欧苏手简》等书名<sup>②</sup>。清州所藏册板，当即此五卷本。今韩国仅见醴泉刊四卷本，藏于奎章阁<sup>③</sup>。醴泉，乃甫州旧郡名，所谓醴泉本，即甫州洪武本，详后。而清州五卷本则似仅存于日本。

该书何时传入日本，殆不可考。卷首杜仁杰序上钤有一枚篆文“御本”阳文朱印，由此可知该本曾经德川家康收藏。1616年家康逝世后，“掌管骏府文库锁钥的罗山奉遗命将其中的日本旧籍和贵重书册移交江户御文库……这些本子称为‘骏府御让本’，加盖篆文‘御本’朱印”<sup>④</sup>。该本大约就是移交给江户御文库的善本。同页右下角原钤两枚篆字阳文朱印，然只能辨认各半枚，有“郑氏”与“遂初”四字，其系何人藏印，俟考。卷中又有“拂”字阳文圆印，乃官方藏者剔除旧藏的印记<sup>⑤</sup>。

## 二、前四卷与黄裳藏明初刊本、朝鲜甫州洪武本、和刻正保本同源

杨洵称“然旧本剝缺，学者病焉”，因而请儒生缮写、刻工镌板。该五卷本的底本应该就是朝鲜清州原有之“旧本”，只是已无法确证其究竟是何本。但清州本前四卷与黄裳藏本、朝鲜甫州洪武二十六年（1393）刊本、日本正保二年（1645）刊本较为相似，或属同一系统，而天明元年（1781）刊本则与其有较大不同。

①李仁荣：《清芬室书目》，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4644—4645页。

②鱼叔权：《考事撮要·书册市准·册板目录·书册印纸数》，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三册，第1443页。

③文灿：《朝鲜时代册版目录研究——以〈考事撮要·八道程途〉所载中国册版为中心》，南京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3页。

④牛建强：《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暨南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4页。

⑤藏印的相关问题承芳村弘道老师提示，特此申谢。另外，日本名古屋市鹤舞图书馆编《蓬左文库骏河御让本目录》（名古屋市鹤舞图书馆1962年版，第29页）于“散逸书目”中有“欧苏手简”条，特别注明其为“朝鲜版，一册，拂”等信息。

1. 黄裳藏本。黄裳先生《来燕榭书跋辑存(六)》提供了该本卷一首页的书影。该页刻有《与梅圣俞》尺牍一首有奇。以五卷本与该书影比观,可以发现一些细节上的相似:其一,卷首均镌“欧苏手简卷之一”,而和刻本则与此不同。其二,写给同一受书人的不同尺牍,中间不再以“又”字区分,而仅另起一段。五卷本卷一首页的《与梅圣俞》两通尺牍连刻,当为手民之误。其卷中其他书简与黄裳藏本编辑方式一致。其三,二者使用了相同的异体字。如“它肠蕴此,欲写未能”之“它”,和刻正保本与天明本皆作“他”。在字形上,五卷本亦与黄裳藏本接近,如“承惠诗并序”的“承”,“推今较古,何下彼此哉”的“哉”字,二者字形相同,和刻正保本与天明本则异于此。

但五卷本也有与黄裳藏本不同之处,如第一首尺牍中“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过之也”的“荒”,黄裳藏本作“老”。第二首尺牍中“某自解官,触事不快”的“某”,黄裳藏本作“其”。从上下文语义而言,五卷本的用字是有道理的。

因此,似可推知五卷本与黄裳藏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五卷本应该更晚出。在刊刻过程中,五卷本对旧本的错误曾作修订。若能将该本与黄裳藏本作比较,应该可以发现更多关联。“遗憾的是,这个也许是海内孤本的明初刻本,人们已难得一见真容”<sup>①</sup>。

2. 朝鲜甫州洪武本。该本今藏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馆方定为元刊本,虽不确,亦去元不远。该本卷末另页刻有梓行时间及主事者,其首行云“洪武贰拾陆年癸酉六月日甫州官开板”,“武”字略阙而可见。该本左右双边,双鱼尾,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共四卷,合为一册。全书刊刻不如他本精美,又有明显的递修痕迹,封三最右侧书有“嘉靖乙丑端午改粧于昇平”等字。该书卷首亦有杜仁杰序文,书首钤“京城大学图书”朱文篆印,卷二以下多处盖有“观音”朱文长印,印文拙劣,似蒙童戏为之。

五卷本与该本大同小异,其同者:文章编次排序,分篇断章全同;受书人姓名、官名等称谓全同,以此观之,五卷本与甫州本应该有渊源。至于其不同者,仅为个别字词的差别,这些异文可提供校勘者参考。但也偶有此误彼对,此失彼确者,如卷首杜仁杰序文,“亦皆自二老理意中来”之“中”字,甫州本作“申”,五卷本不误。又如卷一《与杜祁公》其一,“自扬求颖”之“扬”字,甫州本不误,五卷本误作“杨”。但类似的手民之误,二者皆不多见。

3. 和刻正保本。正保二年刊本大约是最易得见的四卷本《欧苏手简》。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文集》及金程宇《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均曾据内阁文库所藏正保本影印该书。该本日本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兵库县龙野历史文化资料馆等处均有度藏,是诸和刻本的祖本。该本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共四卷,卷各为一册,凡四册。笔者亦曾在日本

<sup>①</sup>黎清:《〈欧苏手简校勘〉:一部具有文献价值的著作》,《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5期,第129页。

公文书馆内閣文库调阅此书,以之与五卷本的前四卷比勘,发现二者略有异同。

其一,文章顺序相同,偶见分篇断章之异。正保本的文章编次顺序与朝鲜五卷本前四卷完全相同。但在尺牍的具体分合上,有三处差异。如卷一,欧阳修《与章伯镇》简,朝鲜五卷本“某昨以目病为梗,求颖自便”以下至“瞻望徒劳,千万保重”自为一简。而正保本以该简拼接于前文“惟冀自爱,以副瞻祷”之后,与前简合为一篇。卷三苏轼《与程公密》简,正保本只有一首,而五卷本亦将“穷途栖屑,获见君子,开怀抵掌,为乐未央”以下断为另一首。类此者,卷三《与周文之》(正保本作“《与周文子之》”)亦是五卷本以为两首者,而正保本合之为—。

其二,尺牍标题的受书人人名、官名之异同。二者比较,不但有五卷本受书人不误,而正保本误书者,又有五卷本不题受书人称谓而正保本为其添加者。试略举数则:所收欧阳修尺牍《与滕子京待制》,正保本作“与滕子京待御”;《与曾宣靖公》,正保本作“与曾宣清公”;《与吴正宪公》,正保本作“与吕正宪公”。苏轼尺牍《与毛泽民》,正保本作“与毛泽民推官”;《与封守朱振》,正保本作“与封守朱根”;《与彦正》,正保本作“与彦正判官”;《与姜唐佐》,正保本作“与姜唐佐秀中”。为避烦杂,兹不更举。总体而言,受书人之异,苏轼简多于欧阳修简。

其三,正文文字略有异同。如欧阳修《与焦殿丞》之二“数日大热”,正保本作“数日太热”;《与王懿敏尚书》“新岁晴和,不审尊体何似”,正保本作“新岁晴和,不审尊体何以”。苏轼《与陈辅之》首句“昨日承访”,正保本作“某启,昨日承访”;《与姜唐佐》之二,书末“适沐不即答,悚息”,正保本作“适沐不即答,悚息顿首”。诸如此类,可知两本在欧阳修简多是文字方面的异同,而苏轼简则有书仪上的差异。

其他方面,如前述欧阳修《与梅圣俞》的两通书简,正保本与朝鲜五卷本相同,而不同于黄裳藏本。正保本前有目录,字形上也小有差异。不过从总体上说,正保本与朝鲜五卷本前四卷的眉目依稀相似,可以推测二者同出一源。

至于天明元年刊本,不但晚出,且吉松润甫校刊时参考了通行的欧苏文集,已经与通行本大体相同,而次文顺序、编辑特点等亦与正保本有别。本文不再与之对比。

### 三、朝鲜清州本的第五卷及其附录

五卷本的第五卷与全书附录韩文、活套,均为四卷本所未见,当系清州刊本的执事者汇抄而成。卷五首行题“欧苏手简卷五”、“东坡先生”,共录各类文章43篇,其中杂有欧阳修、林逋、颜真卿、范仲淹等人的文章。苏轼书简、序跋、记文等共36篇,其中15篇未见于孔凡礼先生编《苏轼文集》以及《全宋文》所收苏轼文,且见一首苏轼佚诗。佚文、佚诗以外,其余21篇苏文与通行本亦可参

校。兹将本卷各篇依序列表如下：

序号	作者	篇名	尺牋受书人	总集、别集收录情况	备注
1	苏轼		教授户曹	失收	
2	苏轼		伯原教授	失收	朱长文，字伯原。
3	苏轼		(朱长文)	已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见《全宋文》册89，页132《与朱伯原一》。然五卷本《欧苏手简》之“轼再启”，《全宋文》作“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另，“旧于范子功处得书”之“书”，《全宋文》作“本”。《全宋文》“致之”，该本作“知之知之”。
4	苏轼		伯原先生	失收	
5	苏轼		(朱长文)	失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
6	苏轼		伯原先生	失收	
7	苏轼		伯原先生	失收	
8	苏轼		伯原先生	失收	
9	苏轼			失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
10	苏轼			失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
11	苏轼		伯原先生	失收	
12	苏轼		致政承奉	失收	
13	苏轼		致政宣德年丈	失收	
14	苏轼			已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见《全宋文》册89，页104《与某宣德书》。《全宋文》据《咸淳临安志》《淳祐临安志》收录，文起“蒙遣人致金五两”，然五卷本《欧苏手简》该句前多出“轼启：衰病无状，仕亦知止。再罹严遣，暑途扶病，水陆万里，未知所舍。愧公蚤退高风，邈焉不可及也”三十八字，可补《全宋文》该尺牋之背景。
15	苏轼		惠林广惠禅师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3《与佛印七》。《全宋文》无该文末“不宣。轼再拜惠林广惠禅师丈下”十三字。

(续表)

序号	作者	篇名	尺牍受书人	总集、别集收录情况	备注
16	苏轼		(惠林广慧禅师)	已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见《全宋文》册89,页166《与惠林广慧禅师帖》。
17	苏轼	《与雪斋言上人》	(言上人)	已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见《全宋文》册89,页36《与言上人》。
18	苏轼	《与惠山清顺上人》	(清顺上人)	失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
19	苏轼	《与参寥大师》	(参寥大师)	已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全宋文》册88页466《与参寥子二》。
20	苏轼	《书渊明归去来辞与卓契顺》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395《书归去来词赠契顺》。
21	苏轼	《答钱济明》	(钱济明)	已收	原文未出现受书人称谓。见《全宋文》册89页29《答钱济明五》。《全宋文》所收较五卷本《欧苏手简》多出“两儿子曾拜见否?凡百想有以训之。幼子过相随,甚干事,且不废学。蒙令子惠书,回答简率,一一封内,必不罪也”。《全宋文》校记云:“自‘岭南家家造酒’以下四十六字,《七集·续集》卷六独立成篇,为《答钱济明三首》中之第三首。”五卷本《欧苏手简》则与《全宋文》同将“岭南家家造酒”以下合为一篇,而不同于校记所述万历本《苏文忠公全集》独立成篇的情况。
22	苏轼	《与金山宝觉手书》	(宝觉禅师)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19《与宝觉禅师》。
23	苏轼	《与龙井辩才老师》	(龙井辩才)	已收	见《全宋文》册88页464《与辩才禅师五》。
24	苏轼	《谢鲁元翰寄暖肚饼》	(鲁元翰)	已收	见《全宋文》册88页246《与鲁元翰二》。
25	苏轼	《超然台赋后》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208《书子由超然台赋后》。
26	苏轼	《惜花行后》		已收	《惜花行后》乃苏轼《惜花》诗后的自注文。见《全宋诗》册14页9214。
27	苏轼	《题司马温公布衾铭后》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214《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

(续表)

序号	作者	篇名	尺牍受书人	总集、别集收录情况	备注
28	苏轼	《戒杀生文》		失收	该文紧接《题司马温公布衾铭后》文末。
29	苏轼	《杂书》		失收	
30	苏轼			已收	该文无题,另起一行接《杂书》后。见《全宋文》册91页68《书蜀公约邻》。《全宋文》所收文末止于“一劳永逸者也”。此篇“一劳永逸者也”后,多出“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退之,诗格之变,自退之始。必有以予为知言者”四十一字。
31	苏轼	《题刘景文所收文忠公墨迹》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389《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
32	苏轼	《题逸少帖》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347。
33	苏轼	《跋李康年篆心经》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379《跋李康年篆心经后》。
34	苏轼	《题赵杭屏风》		已收	“杭”为“帆”之误。见《全宋文》册89页410《题赵帆屏风与可竹》。
35	苏轼	《跋卜居图后》		已收	见《全宋文》册89页417《跋李伯时卜居图》。
36	欧阳修	《上吕申公手书》		已收	五卷本《欧苏手简》题下未注作者,即《全宋文》册33页215《与吕正献公四》。
37	林逋	《与梵才大师》		已收	五卷本《欧苏手简》题下署“林和静先生”(按:“静”为“靖”之误),即《全宋文》册10页332《与梵才大师帖》。
38	颜真卿	《上李大保》		已收	即《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页3412《与李太保帖八首》其五、其七。五卷本《欧苏手简》不分段,合而刻之,两帖之间有“别幅”二字,题下署“颜鲁公”。



(续表)

序号	作者	篇名	尺牍受书人	总集、别集收录情况	备注
39	范仲淹	《范希文赞》		不见于范仲淹本集。	此文见《全宋文》册265页2楼钥《广德军范文正公祠记》引范仲淹跋《乞米帖》语。
40	颜真卿	《颜真卿留友人》		已收	五卷本《欧苏手简》题下署“颜鲁公”，即《全唐文》页3414《寒食帖》。
41	章衡	《与章舍人》		已收	此文见《全宋文》册70页181《与郭祥正太博帖》。
42	秦观	《秦太虚题名记》		已收	此文见《全宋文》册120页129《龙井题名记》。
43	苏轼		(参寥)	已收	五卷本《欧苏手简》录此文无题，不分行直接《秦太虚题名记》后，见《全宋文》册88页467《与参寥子五》。

卷五所收传世苏轼书简，多有异文。除上表中有大段差异者外，其余亦可互校，如其第19首《与参寥大师》，以之与孔凡礼编《苏轼文集》所收比较，差异如下：

编号	《苏轼文集》	五卷本《欧苏手简》
1	某启	轼启
2	亦以不一别太虚、参寥为恨	亦以不别大虚、参寥为恨
3	思念二公不去心	思念二公不忘心
4	所以开谕奖勉者至矣	所以开谕将夫勉者至矣
5	情义之厚	情意之厚
6	见寄数诗，及近编诗集，详味	见寄数诗，及近篇，得一尝味
7	此已焚笔砚、断作诗	比来焚笔砚、断作诗
8	故无缘属和	故无缘续和
9	然时复一开，以慰孤疾	然时复一开，以慰孤寂
10	殊不相妨	初不相妨
11	自爱，不宣	惟万万自爱

试看以上异文，1、11两例均是书仪方面的区别，并无大碍。4、10两处，《欧苏手简》所录显然不如《苏轼文集》符合表达习惯。2、8两处，在语意上并无优劣之别，“大”、“太”二字古可通用。3、5、9三处，则《苏轼文集》用字于意为长。例7“比来”二字更优。例6则内容有别，《欧苏手简》称参寥所寄为诗及文，《苏轼文

集》称东坡收到诗及诗集。此亦不能起东坡与参寥于九泉而问之者。故《欧苏手简》不少异文虽不如通行苏集所收者通顺意长，或许更能体现苏轼文集传抄、编校的过程，自具参考价值。

再看五卷本的附录部分。这个部分与卷五单列，版式与前五卷相同，唯其以单行小字加注。然大小字均为每行十九字。卷五末叶留空，别板起刻韩愈《答田弘正仆射书》、《与华州李尚书》两文，凡三叶；再以另一板起刻活套，凡十叶。活套以《致贖奠状式》起，次以《慰人父母亡疏》（附封皮）、《父母亡答人慰疏》、《慰人祖父母亡启状》、《祖父母亡答人启状》。每个活套下，并以小字按丧服礼制对不同情况详加说明。如《慰人父母亡疏》题下出小字注云：“慰嫡孙承重者同。”书信活套，在敦煌遗书中颇有保存。至宋代《翰墨大全》所收已然蔚为大观，而明代日用类书更多有书信活套。该书附录部分展现朝鲜前期日常应用文的活套文化，同时回应了编者“恋慕之情、庆吊之意，苟非尺牋，无以见其性情之正也”的重刊、增选目的。

#### 四、题名苏轼的散佚诗文辑考

五卷本《欧苏手简》卷五所录各类文章凡43篇，其中15篇题为苏轼所作者，未见于苏轼别集以及《全宋文》，1首题为苏轼所作的诗亦不见于《全宋诗》。今依次辑录，略事考述如下：

##### (一)

轼启：倾仰积岁，偶缘吏役，将获瞻奉，喜慰可量。过辱笺教，礼意兼重，伏读悚怍。比日履兹酷暑，起居佳胜。舟中伏暑病倦，裁答草略，必蒙情恕，余非面莫究也。轼再拜教授户曹阁下。

按，此为《欧苏手简》卷五第一篇。

##### (二)

轼启：近刘景文转示手书，适以治冗，逾月不得裁答，恐怍不已。再辱书诲，仰服敦大，未遂谴责。比日伏惟起居佳胜。轼衰病迂拙，推行荒政，多所触忤，日俟汰逐而已。示谕过重，祇益其疾，悚息悚息。未缘会集，思仰日深。乍暖，更冀以时自重。不宣。轼再拜伯原教授阁下。

按，此为卷五第二篇。“治冗”二字小字并书，似手民所为，后文亦有类此者。刘景文，即刘季孙（1033-1092），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景文其字也。与苏轼善，因轼之荐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全宋诗》存诗33首。故后，苏轼有《乞贖赠刘季孙状》。伯原，即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人称乐园先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嘉祐四年（1059）进士，有《乐圃餘稿》、《吴郡图经续记》等。苏轼元祐元年（1086）六月二十五日有《荐朱长文札子》。《全宋文》录苏轼与朱长文尺牋两通，其一亦见于五卷本《手简》之卷五，即次于本篇之后。朱长文曾任苏州教授，此文当是此间与苏轼往还者。

### (三)

轼启：再辱累纸，眷与隆厚，感服不可言。比日履兹畏暑，起居住胜。凡百如昨，郡事既不能甚简，而开西湖、修六井等役亦复纷然。长吏权轻，须事事委曲措置，乃能应法而经久也，以此亦颇不闲。然勤拙之分耳，未由一笑。临书惘惘，谨奉布谢万一。不宣。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四篇。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次年，与杭守陈襄共修西湖六井，然其事在是年秋。江南仲秋，暑气未消，谓“履兹畏暑”亦非不可能者。

### (四)

《东都赋》久与作者争先，自然不朽。如仆挂名托附为宠，可也。岂有待于此哉？适苦冗甚，故未暇下笔，专在鄙怀也。明叟知复旧物，未闻归报，有稽驰贺。因见为道此，幸甚。轼再拜。

按，此为卷五第五篇。朱长文曾作《东都赋》，并请苏轼作跋，其赋今不存。苏轼《与朱伯原（一）》：“示喻欲令作跋尾，谨当如教，顾安能为左右轻重耶！适苦冗迫，少暇当作致之。”<sup>①</sup>张景修《朱长文墓志铭》：“作《东都赋》，自视不减班、张、太冲辈，前宰相苏公尝荐先生曰：‘称述历代京邑之盛，莫如国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观焉。’客有使之献者，先生曰：‘此吾少时也，今老矣，尚何赋为哉！’”<sup>②</sup>朱梦炎《朱长文行实记》亦云：“长文早岁作《东都赋》。”<sup>③</sup>王觐，字明叟，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名列“元祐党人”，但元祐以后多有奏弹苏轼之论。朱长文既云《东都赋》乃少作，该尺牍称其“久与作者争先”由来有自。

### (五)

轼启：辱手教，承起居住胜。知往会稽程文，预为越士之贺也。回辕必遂叹奉，喜慰可量。适在天竺山中，裁谢草略。不宣。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六篇。朱长文赴绍兴程文事，待考。

### (六)

轼启：企迟西还，真以日为岁，辱书感慰无量。比日起居住胜。区区非面莫既。入夜草草。不陈。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须臾已差下柱间，奉候知之。轼再启。

按，此为卷五第七篇。

### (七)

轼启：辱教，伏承起居住胜。长篇为赐，词韵雄拔，足为衰腐光宠。然所称借，自顾初无仿佛者，恐终非所宜有耳。藏之中篋，永以为好而已。

①苏轼：《与朱伯原（一）》，《全宋文》第8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②张景修：《朱长文墓志铭》，《全宋文》第93册，第222页。

③朱梦炎：《朱长文行实记》，《全宋文》第355册，第33页。

病中裁谢不谨。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八篇。“而已”二字小字并书。

(八)

轼愚闇无状,两以罪废,愧惧自屏,不复自通于知旧,岂谓不遗。远遣纪纲,未致厚意,感忤之怀,无以云喻。衰疾勉赴岭表,亦粗自支持,不烦深念。区区具宣德书中,照悉幸甚。轼再拜。

按,此为卷五第九篇。此篇当作于谪居惠州之后。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同月十三日,复降充左承议郎,知英州。六月初五,诏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sup>①</sup>。“两以罪废”,盖兼言谪黄州之事。东坡《赴英州乞舟行状》曾备言其衰疾之状,可证所言“衰疾勉赴岭表”非虚<sup>②</sup>。

(九)

轼忽发二疮,楚痛方甚。卧而答教,必怒草草。公在此,乃以病不出。惭负可量。略能起坐,便出见也。轼又白。

按,此为卷五第十篇。苏轼病疮,亦见于东坡写给其他人的书信,如《与赵仲修(一)》、《与王文玉(三)》均曾提及罹患疮病,且患病时间不同,说明苏轼有疮病史。

(十)

轼启:辱教字,又获新什,连收琼玖,知幸。疮痛方甚,殊无聊赖,欲和答未能,但有愧佩。旦夕疮冗痛稍定,当力疾出见。匆匆不宣。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十一篇。

(十一)

轼启:久不与问,愧仰增积。专使遗书,具闻起居住胜,感慰兼集。伏暑未阑,未复后会,万万以时保练。人还布谢。不宣。轼再拜致政承奉阁下。

按,此为卷五第十二篇。致政承奉,即以承奉郎致仕者。具体受书人,待考。

(十二)

轼启:久不通问,愧负不可言。忽辱专使,远惠手书,具审比来尊体佳胜。轼罪大责薄,亲旧鄙远,独公曲敦士契,存问加厚,感激不已。会合无期,千万保颐,以慰区区。不宣。轼再拜致政宣德年丈阁下。

①孔凡礼:《三苏年谱》第四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60、2562、2584页。

②苏轼《赴英州乞舟行状》曰:“臣轼言,近准浩命,落两职,追一官,谪守岭南小郡。臣寻火急治装,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而所负罪名至重,上孤恩义,下愧平生,悸伤血气,忧隔饮食,所以疾病有加无瘳。”(《全宋文》第87册,第186页)

按,此为卷五第十三篇。

### (十三)与惠山清顺上人

轼启:久别,未闻高论,思企日与俱积,即日春暄,未审法履何如? 餘日到东坡之下,杜门高枕,断绝世累,为念湖山深远,无往来之人,久未达尺书,是所恨也。惠山道士崔云者,予一见即有相交之志,云亦有是念,二人之心相合,于是相约云:大抵世间人之交道,有始而无终,此慎之大者。初爱其为人,约而交之,后其友人倘有不肖之事,则众人指而笑曰:“某人之交可乎?”于是愧现于颜,厌生于心,此疏远之渐也。若一约平生之友,则虽有不肖之事,宜当谕之以诚;愧而远去,可谓人乎? 又相交之人,或老或病,或遭艰危之时,尽皆疏远,可乎? 倘有危窘之时,宜当着力扶之,若不如是,故人诚信之意无以知之。又人有诈佞者,不喜他人之交游,以彼此妄诞之言,使他疏之。若闻违心之言,则其心即曰:“彼人者,平生莫逆之友,岂有如是之事?”及其相见,必须问之,知其真否。今之人,虽是所爱亲戚朋友,闻他人诈媚之言,便以为然,怨结于心;后虽相见,和颜好语,似不改其旧,心中含怨,渐而疏之。此朋友中诚之大者。又人好从新而弃旧,若有胜他之人,不论新而相交可矣;以为新交之为人胜旧交,而弃之平生之友,可谓人乎? 古传云:“人无信不立。”是言也,成人之最急者乎? 于是各自相诫,共约青山,白首终老之计。后数年,予卜居东坡之下,欲不失期。崔云者,不知今在何处? 以昔日相约之意不合,久别若是者。抑见予不肖欤? 抑彼有始而无终欤? 予今也无不肖之事,又无老病艰危之事,又无佞人之言,使之相难,彼自疏远,始知崔云者无信人也。崔云之事,陈于足下者。足下亦知崔云久矣云。且雪堂春物可观,足下本来无事,行装一布衲一藜杖而已。来扣枵扉,不足惮,并成一绝,别幅写寄,不宣,再拜。

幽居兴味有谁知,斗觉平生万事非。牢落江村相识少,上人何日打枵扉。

按,此为卷五第十八篇。“世累”、“足下亦知崔云久矣”之“足下”二字小字并书。道士崔云,待考。惠山清顺,盖苏轼通判杭州时所识僧人,然多称之为“北山清顺”。苏轼有《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僧清顺新作垂云亭》等诗文。《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一有小传。雪堂,乃苏轼谪居黄州时所建,则此文当作于其时。

### (十四)诫杀生文

杀胎卵之罪,又甚杀生。或云鸡鸭有无雄而卵者,虽抱之以生,数日辄死。若此者,虽杀无害,是大不可者。彼若无知觉性,而能生乎。若有性者,乃是一佛。

按,此为卷五第二十八篇。此似残文,戒杀胎卵生之意,苏轼《与朱鄂州

书》中亦曾提及：“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sup>①</sup>

#### (十五)杂书

二月十二日夜梦湖西上，梦中亦自其为梦也。湖上有大殿，其东一殿，题其额云：“弥勒下生。”梦中云是仆昔年所书。众僧往来行道，大半相识，辩才、海月皆在，相见惊喜。仆散步策杖，谢诸人曰：“梦中来游，不及带。”既觉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复理前梦，因书以寄芝。十五日轼书。

按，此为卷五第二十九篇。“散步”二字小字并书。辩才、海月皆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交游的僧人。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这十五篇文章的来源，《手简》本身的隐含读者属于中下层文人，朝鲜五卷本《手简》的编者更非宗匠大儒，且刊于地方。凡此都难免让我们对以上散佚诗文的作者是否真是苏轼有所疑虑。但鄙意以为这些文章很可能如编纂者所示，为苏轼佚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其一，从佚文内容看，多有形迹可寻。各佚文中涉及的人物，其可考者，皆与苏轼有交游，而其涉及的事情也符合苏轼的活动轨迹。如写给朱长文的信中，提到朱作《东都赋》，虽然该赋已佚，但朱氏墓志铭、行实记均有所载。且传世的苏轼写给朱长文的尺牍中，也提到长文要求东坡为其《东都赋》作跋。苏轼写给朱长文的这些书信，称朱长文“教授”或“先生”，也符合朱氏官止于苏州教授的事实。又如开西湖、修六井诸事，的确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所为。而与清顺的尺牍，味其文意，当是贬谪黄州之后招友携游。这15篇佚文的时间跨度不小，又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或许其中存有鱼鲁之失，但笔者没有发现明显的作伪痕迹。

其二，从佚文用语看，较符合苏轼的语用习惯。在这些佚文中，有13篇是尺牍，其中“起居佳胜”凡6见，“尊体佳胜”出现1次。我们通过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的《全宋文》检索系统检索，发现《全宋文》中共有328次“起居佳胜”，除去1次为校记中出现者，该短语共327见，苏轼一人就使用过236次。又如“非面莫究”虽只见1次，但《全宋文》“非面莫……”的句式凡41见，苏轼一人使用过21次。再如“裁答”一词，《全宋文》凡32见，苏轼使用12次。这虽不能坐实为苏轼独有，但起码证明15篇佚文的遣词与苏轼语言习惯高度吻合。

其三，《欧苏手简》卷五的苏文多有苏集通行明刊本失收者。如其书卷五第3篇，受书人为朱长文，就不见于通行的明代成化、万历间所刊苏轼别集。《全宋文》是据《宝真斋法书赞》卷一二辑得。又如该卷第十四篇，亦不见于通行明刊苏集，《全宋文》据《咸淳临安志》卷八八、《淳祐临安志》卷七辑得。通行本失收，该书卷五中反而收录，至少说明该卷中苏文的来源并不同于通行本。

有一处细节，颇堪玩味。该卷第十五、十六两篇，受书人为“惠林广惠禅师”。第十五篇，《全宋文》据《苏文忠公全集》卷六一题名《与佛印》之七，并注

<sup>①</sup>苏轼：《与朱鄂州书》，《全宋文》第87册，第335页。

云：“此尺牍，《播芳大全》题作《与惠林(东之误)广慧禅师三帖》之第一帖，不知孰是。”<sup>①</sup>第十六篇《全宋文》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辑出，又注云：“原为三帖，此为第二帖，第一帖即《与佛印七》。”<sup>②</sup>而《手简》正是两帖连刊，且在第十五篇尾明白无误地写着“轼再拜惠林广惠禅师丈下”。这说明该卷苏文的来源与通行本并不相同。考虑到《欧苏手简》刊行于明代中前期，年代较早。朝鲜文人又素重苏文，“高丽文人开始接触苏轼及诗集应是在苏轼去世后不久……苏轼及其诗文传入高丽后，被全面接受，特别是高丽时代的诗风完全追随苏轼诗风。高丽人对苏轼推崇备至，将其视为谪仙，将其语视为仙语，已远远超过了对李白和杜甫的热情”<sup>③</sup>。相当于宋元之际的高丽高宗时代，就已经有苏轼诗文集的朝鲜刊本。苏轼既在朝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该书编者或许曾经见过一种与通行本并不相同的苏轼文集。

其四，异文的大量存在，说明《欧苏手简》卷五来源不同于通行苏集。关于这一点，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书蜀公约邻》较《全宋文》所收者多出“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退之，诗格之变，自退之始。必有以予为知言者”41字。又如《答钱济明》则较通行本少43字(详后)等等。至于其他个别字词之异，全卷更多。

其五，《欧苏手简》卷五收录的佚文以外之文章皆有出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题为《范希文赞》的赞文，其文曰：“颜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足，夫子所谓‘君子固穷’者欤？”该文同样不见于通行的范仲淹别集。楼钥《广德军范文正公祠记》曾引范仲淹跋：“其跋《乞米帖》云：‘颜鲁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继，非所谓君子固穷者欤？’”<sup>④</sup>文字虽然不完全相同，但说明编纂者录文是有所本的。

总而言之，所见题为苏轼佚文的作品在内容上、语言上均与苏轼行迹和用辞习惯较为吻合；其收录的文章，多有所本，且与通行本有不少差别。私意以为，《欧苏手简》卷五的编纂者或曾见过不同于通行本的其他苏轼文集。虽然不能确定《欧苏手简》卷五苏文的来源，但其中收录的15篇佚文、1首佚诗，为苏轼所作的可能性极大。即便是伪作，也可以为朝鲜时代苏轼作品接受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 五、朝鲜清州刊五卷本的价值

五卷本《欧苏手简》虽然是朝鲜地方刊本，主事者并非朝鲜文宗大儒，但其学术价值却不容忽略。

①苏轼：《与佛印》其七，《全宋文》第89册，第4页。

②苏轼：《与惠林广慧禅师帖》，《全宋文》第89册，第166页。

③刘艳萍：《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延边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1页。

④楼钥：《广德军范文正公祠记》，《全宋文》第265册，第2页。

首先,该本保存了题为苏轼所作的佚文佚诗。苏轼作为两宋文坛的代表人物,其佚文历来颇受关注,几乎绝少可能遗漏。《全宋文》编成以后,宋文的辑佚工作已然展开,苏轼的佚文却不多见。近年来,宋文辑佚的最大成果就是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发现天理图书馆所藏欧阳修佚简。此次所得15篇题为苏轼所作尺牍、短文,笔者认为内容上可与苏轼其他尺牍及受书人朱长文等行藏印证。虽然尚不清楚这些文章的来源,但苏轼文章自东坡身前已经在朝鲜半岛流传,景泰年间所能见到的苏集也不全同于今日通行诸本。这些题为苏轼所作的佚诗文,吉光片羽,足以说明朝鲜清州五卷本《欧苏手简》的文献价值。

其次,该本较和刻本更接近原貌,有助于我们了解欧苏文集的编纂过程。朱刚先生据正保本认定,《欧苏手简》中的欧阳修尺牍来自一个“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南宋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sup>①</sup>。而朱先生也认为该书的苏轼尺牍,来自于《永乐大典》卷一一三六八“简”字下所抄《苏东坡集·书简》<sup>②</sup>。且该五卷本的刊刻年代早于苏轼文集的通行版本。因此,《欧苏手简》保存了欧苏文集的非通行本样貌。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清州刊本是早于和刻正保本将近两个世纪的刊本。前文已经比较过二者在尺牍受书人及书简分篇中的差异,朱刚先生发现的正保本“少量文字上的错讹”<sup>③</sup>,该本恰恰全部不误。如前文所举欧阳修尺牍《与滕子京待制》、《与曾宣靖公》、《与吴正宪公》,皆正保本误刊。又有欧阳修《与沈待制》、《与沈内翰》之“沈”,正保本皆作“沉”,虽然二者在别处多有可通,但作为姓氏却不宜误书。再如欧阳修《与王懿敏尚书》,正保本误作《与三懿敏尚书》,此则望而可知之误,五卷本亦不误。

苏轼《与毛泽民》、《与彦正》、《与姜唐佐》等尺牍,正保本皆加上了受书人的称谓,且误将“与姜唐佐秀才”刊作“与姜唐佐秀中”。参照正保本欧阳修尺牍受书人称谓经过后人整理之例,其苏轼尺牍也可能据通行本做过修改。故而,五卷本反映了更接近于原貌的、未经通行版本修纂人处理之前的欧苏尺牍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欧苏别集的修纂过程。

再次,该本所存异文,可资校勘。除去书仪及个别文字的不同,该本所收文章的部分内容与通行本有较大差别。如前文提到的苏轼《书蜀公约邻》,虽已见于《全宋文》,然该卷所收者多出41字,可备一观。又如卷五《答钱济明》,该文见于《苏轼文集》及《全宋文》。《全宋文》等所据万历本《苏文忠公全集》卷五三该尺牍末尾所说乃岭南造酒事,成化本《东坡七集·续集》卷六将其独立成篇。五卷本中,该文亦有岭南造酒之事,可知《东坡七集》之误。但文中“两儿子曾拜见否”以至“一一封内,必不罪也”,共43字,却为五卷本所无。该本刊刻于明代中前期,与通行的《四部丛刊》影元刊欧阳修集时代较近,又早于通行的

①朱刚:《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0页。

②朱刚:《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0年第12辑,第191-192页。

③朱刚:《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0页。



成化、万历年间所刊苏轼文集。故,其与通行欧苏文集的异文,足资校勘。

复次,该本为我们提供了明代中前期朝鲜半岛中下层文人的文化观念、经典作家接受、汉文学习等情况的实例。通过杨洵的跋文,我们不难发现其帮助朝鲜文人写好往还信件的目的。通过附录的活套,我们还可以窥见朝鲜中下层文人的吊丧仪俗。通过该本的卷五,我们可以了解到欧苏之外,在朝鲜受到高度关注的唐宋作家是谁,例如林逋、颜真卿的认可度竟然越过诸多雄踞文坛的唐宋经典作家,而与欧阳修、苏轼同册。而附录部分单独刊刻韩愈书简的现象,也让我们再次了解韩文公在朝鲜文人心中的地位。至于其卷五杂收尺牍以外的文体,则使我们对朝鲜中下层文人文体观念不甚严明的现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这些话题,是可以从五卷本《欧苏手简》继续出发,深入探讨的。

作为一种不同于通行本的地方刊本,朝鲜清州刊《欧苏手简》为我们带来的惊喜或许不仅仅是发现苏轼的散佚诗文,为苏轼研究提供新见材料;也不仅是可以校核异文,寻觅欧苏别集编纂过程的蛛丝马迹;而更在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东亚汉籍环流过程中刊本时代的文献流衍,及其背后的文学与文化信息。

【作者简介】汪超,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宋明文学与文献。

---

·书讯·

## 中国近代工业史料汇编·东北卷(全五十册)

正16开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定价:30000元

本书收录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工业文献155种,涉及政府工作报告、资源调查报告、调查书、工厂营业报告、会议记录、剧本等。包括中、日文文献。内容有:一、东北地区资源及工业概况。二、工业理论与方针政策。三、有关工业的法律法规及奖励规定。四、工业部门经济。五、工会组织及职工管理。六、工人文艺。反映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工业发展的概貌,为近代工业化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等提供资料支撑及重要参考。